

河曲二區人民法庭公審後，首犯當場鎮壓。

加重貧苦公糧負擔

這一夥子惡霸，把公親負抗大部轉嫁在農民頭上。確

六升七合。張自珍指責顧占非控訴：「我村地主老財如今讓短着四千多斤公糧，窮人一顆糧不下。三十二年徵完公糧，你要付米米，叫兵兵捆打我，要不出來就到我家翻箱倒櫃，剩下的八升米也給拿走啦。逼得我全家

(岢嵐縣)此間縣稅機關三查並動，把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楊光厚清洗出黨，扣交羣衆處理。楊某是平區黑峪村地主惡霸楊志仁的兒子，其父是舊老會頭子，做估時任區和平團長。本人從太原某中學出來後，住西北毛織廠，三九年混入工衛族當學員，四〇年到公安局工作時混入黨內，兼任文書、秘書、預審員及總局事務長等職。四〇年某黨把他父扣到公安局時，他把罪惡材料隱藏起來，不交組織。後到總局學習，隱瞞家庭成份爲中農。四五年回縣當預審員，他雖已發現漢奸胡守忠有逃跡象徵，但他毫不理睬，竟使逃脫(後被扣鎖壓)。四六年春他又勾庇他弟楊光玉販賣虎標品。當管理員時並貪污戰士新棉褲給女人穿上，又給自己縫了一條一丈八尺的褲單和一身幹部服，而給戰士發的都是舊褲子和小衣服。戰士宿舍下的糧食，大都爲他大吃二喝了，連他女人用的菜水，也剝削戰士的勞動。到李家條磚木炭時，把灶扣下戰士的口糧全爛了破鞋，並挑撥費員三小夫結婚了婚。爲打狐子還浪費手榴彈八個、子彈六十發。今年三月他到國城子領導生產，當時他村羣衆正醞釀鬥他父親，他就把父親隱藏在油房燒炕內，給吃肉喝酒，還安附戰士不叫說，每到晚上就騎上馬偷上戰士的槍回家威脅羣衆，竊取白洋五十元、包袱十幾個、蔬菜十幾顆。生產中他用大地主苗增福給戰士做生飯，使許多人肚痛的不能動彈。據傳他並給幾個地主開上路條，逃到大同。以上材料經本月九日縣級各單位全體人員大會揭發後，楊某仍堅持地主立場始終不講，一致決定將其除黨籍扣押交羣衆處理。

年收公糧，屬出十八石，加上藏內十二石，合計三十大石，全叫他貪污，割地主富農和他親友，即都不管好賴齊往倉庫裏囤。他外父張潤五（富裕中農）把運來的米往倉庫囤時，有的人不滿意，他說：「沒好米，不交囤交甚了。」確白楊翠雲說：「一年時臘月，他們往保德測家川送一千斤公糧，判了那裏就篩出百多斤爛米沙子和鹽，全是你張占非搞鬼！」倉庫成了張某私產，任意揮灑浪費，頓頓是豬肉白麵，用倉庫成了米調妻子廝磨，今春他竟明目張胆叫民兵張二寶，駛上庫內二斗米給他買條毯。貴農鄉二棚莊告張占非利用公職私掠奪農民土地：「我十八塊地，滿共六塊好地，被你看中城，兩年沒一斗公糧，第一年要毀壞地地就派我兩石七斗，冬裏欠

上身震醒者在壓部全勤枕

工，當年富農張煥然到劉家畔交公糧，走了八天，從早受到黑夜，還有半個工錢。一
下三斗，過年春天就關我坐監門。三斗穀米，你給我三斗麥子頂糧，
我辦辦法打帆荒，你說我捨不得東西，叫張添昌來傳話，才聽一，成了二斗四升，還事做的多風
清你更虧佔我那三兩好地，講好一恩！」

利用變工制削農粟，三十二年組織大變工，富農張雲吉「頭導」，地主張三倉、
富農張五十五當組長，富農張煥然記賬，
好吃懶做的地主富農和貧雇農同榜記工，
牲口多因工，這樣變工結果就比貧雇農出
的工多，地主剝奪的地多，莊稼好，作務
完了，還要向貧雇農要工錢。抗動全要貧
雇農負擔。去年臘月樹兒榮張辛丑等趕十
一條毛驴到馮家川給公糧，剛回來就又被
他們去，辛丑說：「順榮死啦，重滅吧！」
「張占非說：「又開小組會反對新政權啦
！」他兩條牛從不支差，有次民兵排長派
他給村指揮部獻款，被他痛罵一頓。中農
張跟五說：「地主老財支差，還叫窮人頂
張占非派我帶上

紡織、貸糧貸款
全被地主富農獨佔

防範以貨價亦至該國村等
據。三十三年頗兒梁木村羣
衆集股買架織布機，只准地
主老財娶絨絨，貧苦婦女連
他院也不敢進，紡下絨子只
得到外村去織。政府貸下棉
花，他指痛織工人說：「那些
人不會學紡織！」全給了老
財。今春縣上劉科長到了村
裏，和羣衆商量時織布機交
給中貧農使用，張占非後來
在羣衆會上駁落劉大罵：「

頂上如給我弄孝子，
盆，那不成我搞破子，
就那個叫機子。」
今春政府貸給樹
兒梁自然村四石六
斗黑豆，幫助窮人
解決春耕困難，張

占非不聽羣衆討
論，僅先給上戶地
主，富農貸出五斗，
破產地主張寬大漢
貸了五斗，等到最
貧苦的張匠春時
，他說「一來邊鄉，
貸完破」。

貧農張滿良說：「
前年我買地主張保傑
五垧地，說要二十五
垧白洋，到村公所寫
契紙，張占非叫給寫

上頭衆羣在站 命人條兩死逼

上頭衆羣
命人條兩

了，收的款全數食污，張三要賤，他說
科說：「有年秋人我姊由地裏回來，要換
發現炕上飯食被人偷吃，到公所報
告，張占非大罵我爹：『這是衙門，
還是家門？』」我從兩天上重重的打丁
兩拳，張三氣又痛，我跨上小兒下虎世
賞銀張三說：『我從小兒下虎世
獎到我家，連吃帶穿四五年，前年張
占非麻住把女子領回去，另帶給地主
，如我媽因這活氣死啦！』張占非
，中下種梨的仇，在樹兒家心裏除
了這個大害，無說：『這回天可開了

今年有幾十，幹的好
，每塊多加三塊一
，白白叫條給記去十五
塊白洋。一册三年他
牌本匠張三割了三百
八十個門牌，每塊門
牌向縣裏要一元五角

成四十塊，跟一那地

(三)少數突出，苦樂不均。

冠莊的分配，一方面是有滿足貧苦農民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某些物品的分配上，卻又超過了一份份農民的實際需要。『一等貧農石丑小』，一家三口就分到了九疋布，而他另外還『先挑了一件最好的羊皮襖，一條棉褲，接濟拿起一件洋布布衣大衫，一條單褲，一頂皮帽，一雙皮鞋，一綢緞子，一條褥子和丈五白布。』這是窮的戴的。吃的上面，這個三口之家『分糧三七七』而外，還『轉身抖了五十斤糧，三大包水烟，他就可以換糧吃』。此外還分了一條大犍牛和『大洋箱』等各種日用傢具。至於王哲月家是甚麼成份，作者沒有寫，但在那裡一個富裕的村子之中，他一家五口十多年來蓋過房子，冬天要出門騎生產連皮襖皮褲都穿不上，想必也是個貧農吧？可是他家能分到的東西比起石丑小來就少得多，以致皮襖兩條子都不夠穿。『同是貧苦農民，分配如此懸殊，多的多，少的少，苦樂不均。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狀況，不但影響貧雇農內部的團結，而且直接影響到整個經濟生活的發展，因此在冠莊的分配工作當中，不但對於中農有一種富農路線，在這一份份貧農與那一份份貧農之間，也有一種富農路線；』不是要大家翻身，而是要少數人所得突

(四)村不離村，本位主義

的果實特別多。這可謂志光裏日就開墾了那麼一大塊」。所以如果拿他來和山地貧苦村莊農民所能分到的果實作比較，那就會發覺他所分到的真是太多了。山地村莊（比如興縣四區）許多貧苦農民，莫不說鋪蓋，土炕上有塊破席片的程程草，所以幾輩子「溜炕皮」，白天穿的確皮襖、爛皮褲，也就是晚上的鋪蓋。經過土地改革當然會好些，但果實有限，就有杯水車薪之感。十一月二十日本報所載保德化樹鄉的消息，這是一個例子，這是一個經過土地改革的村子，而且是一個比較不算窮的村子（還有它比這窮得多的），但是在今年天旱的時候，全村幹食僅餘三十斤粮，而一個貧農單身漢漲紅奴，竟因為幾斤粮爲難到服毒尋死的地步。而糧一比照，我們就可看到：寇莊這村子是很富裕的，它有那麼多的鬥爭果實，按照「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它應該取出很大一部份來幫助山地貧苦農民翻身才對，工作團不同這方面引導，而把它們一本古腦集中分配到這一個村子，固然是極不合理的。這乃是一種村本位主義，同時又是一種的富農路線。

尋

劉榮 (小) 號四二五號，月八日在... 尋人啟事...

夫君 孫... 尋人啟事...

張哲... 尋人啟事...

王元... 尋人啟事...

豫陝鄂我軍南渡以來

三個月殲敵四萬四千

(新華社豫陝鄂九日電) 前線司令部公報：自南渡以來，我軍在豫陝鄂三省，共殲敵四萬四千餘人。...

出擊匪開展群運

人民武裝遍及全浙

(新華社北九日電) 浙東第一總隊，自南渡以來，在浙東各縣，展開群運，人民武裝遍及全浙。...

繳獲匪武裝

壯大自己力量

(新華社北九日電) 我軍在豫陝鄂三省，繳獲匪武裝，壯大自己力量。...

我軍解放元氏之役

斃傷匪偽五十五百

(新華社北九日電) 我軍在豫陝鄂三省，解放元氏之役，斃傷匪偽五十五百。...

陝南我軍再克山陽城

(新華社北九日電) 陝南我軍再克山陽城，殲敵三千餘人。...

臨來冬寒

重慶荒煤區將

(新華社北九日電) 臨來冬寒，重慶荒煤區將，政府已採取措施。...

雲南民變武裝

擊敗匪軍威四震

(新華社北九日電) 雲南民變武裝，擊敗匪軍威四震。...

各地戰況簡報

各地戰況簡報：豫陝鄂三省，我軍取得重大勝利。...

商人作風，包辦代替

(五) 商人作風，包辦代替。...

限價排序，遏止鬥爭

(六) 限價排序，遏止鬥爭。...

(上接第三版)

的了，說「有人能夠選擇心適意的物品」，有個「名取先後」在那裏隱着，這也是做不到的。還有「分配委員不能有所偏愛，將好的東西搭配給他愛搭配的人」，這也過於樂觀，其實在他們的鄉村王家塔就有相反的情形：一個中農王駿頗當分配委員，他就因為「偏愛」中農把好被褥隱藏起來，貧農農分時他說已經分出去了，輪到中農分時，他又「想了好正」才拿出來分（這事隨後門爭）。至於後一種方法，在鄉村具體執行中是有缺點的，例如「分配委員可以隨意搭配，並不一定是本人所帶用的」，「又如貧農白仁發，從分的數量上看很多了，但還不能滿足家中五口人的需要」。但若由此得出結論，說「這些都說明了這種分配方法的缺點，那是不適當的」。因為既然按需貧苦程度與實際需要自報公議，本來就不該光「從分的數量上看」，本來就不該「搭配」，尤

根本不合乎農民的習慣，更不合乎貧農的要求，如果再搭配起來一次分完，就更不利於貧農。農民的習慣則要求是「抽補」，「缺甚麼補甚麼」，按照貧苦程度，有先滿足貧農的要求。衣服被褥具多分幾類，多分幾次為宜，誰該分誰不該分，該分這一件還是該分那一件，可以由自報公議——由貧農農戶先討論，再和中農一塊展開爭論，不要一次分完，也不要一次定分，多爭論幾次，多修改幾次，不忙作最後決定。分配能否公平合理，關鍵就在於爭論——由貧農農核心領導進行反覆的爭論，只有經過充分的爭論，所有的意見都提出來，對的被通過，錯的被否決，大公無私者會受到表揚，自私自利者會受到打擊，最後大家服從一個真理，才會分配得好。經過爭論之後，大家都沒有意見了，各取各的東西就是了，打價限價是不必要的。對於貧農來說，打價限價是有弊無益的，根本要不得！

掛滿了三四個箱子。
還滿院的傢具，除了碎小不完整的，也都是貼着紙塊，標明價值多少，幹部們分工負責，各管一節，還有兩個總負責人，請着進來挑貨的「頭主」幫助挑選，檢點算賬。

(二) 誰最窮苦

誰先挑選。

事前根據黨綱劃定的成份，再由五衆討論，分出等第，從貧困農到中農，共分五等，每個等第，按果實計價額和，與各等層間貧苦程度，決定每人分得果實實數，在同一等層裏，再按三代，決定前輕重，貧苦程度，決定先後次序，誰最窮苦，誰先挑選。分配時，在鐵鼓敲

。看的人們都說：「這可真是開過來的了，有吃的有穿的又有用的（按：石丑小另外分得三石七，布九疋）。誰病請先挑，東西又好，價錢又便宜！」

在挑選中，還可以看出成份，真正窮苦的貧困農，對那些綢緞衣服、細磁傢具，理都不理，專挑破皮襖、破棉褲。貧農破布，不同意大家說他是半二流子，那天，一伸手竟先撿了一把酒壺，一個酒瓶，和茶甌彝鼎，於是大家都吵起他是半二流子。破落地主李映喜、李登元，都裝成貧農，那天，李映喜竟先撿了他當年囤洋烟展的幾件破木雕刻桌椅，李登元是先挑綢大衫和精

寬的東西。

分傢具，從早飯後，中午只休息一陣，一直挑到陽氣快落了，院子裏四周牆頂上，還是掛滿了黑雲壓的人，一陣鐵鼓，一陣歡呼，比唱台大戲還紅火，分衣服那天，唱起秧歌，更是鑼鼓喧天，熱鬧非凡，外村來參觀的男男女女，也是百多人，把個兩進廟院，擠得滿滿的。

(四) 事後檢討，利多弊少。

價錢照集式的「百貨商場」分配辦法，事後搜集眾衆反映，加以檢討，好處是：(一) 不但由五衆按成份劃分等第，而且由五衆規定同一等層口的先

介紹煙莊對衣服傢具按等目挑的分配

對「莊分配方法」意見到此為止，以下再對「碧村分配方法」提出意見。對於細節我們不擬計較，我們只就那篇文章的總結論，指明如下一點，這就是：

（八）批評了對的，表揚了錯的。

宋楚蘭法抑制鬥爭，而實際是輔助中縣中的上層份子、舊幹部黨員中的自私自利份子，向貧僱農進行鬥爭。他們表面上似乎在中農階站在貧僱農一方，一隻腳站在中農方面；他們似乎是一隻手在拉着貧僱農，又一隻手在拉着中農，而實際他們只是站在後一方面。

（七）恩賜觀點，
取樂心情。

寇莊工作團的同志們還可以檢查，你們所以採取打價錢分果實的辦法，根本原因爲你們思想中看不起和不相信貧苦羣衆，對你們工作有恩惠觀點。所以你們不把分配工作交給羣衆自己去辦，所以你們不讓他們照顧他們自己的習慣與要求——經過鬥爭求得真正公平合理。

方法即說有許多缺點。但是，我們覺得作者是把事實弄顛倒了。他們所說的前一種方法的好處是不能成立的，他們所說的後一種方法的缺點也是不能成立的。他們是批評了對的，表揚了錯的了。說前一種方法「首先滿足了貧苦羣衆的要求」，這莊事實已經證明這是不可能

分衣服那天，是在廟裏，二百多件衣服，掛滿了前後兩座廟院，農民們所最喜愛的皮襖褲，靛藍大布，一堆一堆的。叫不上名，見也沒見過的紅綢，

，灑滿了貧賤卑劣爭先挑的犁、鋤、耨、耙等農具，和四輛一輛車，，接着是一排鍋、轆、醋、的推子和磨箱的羊火水烟。四兩角是數不清的大小銅器和鐵器，新的壞的，有

，的門窗隔扇，人們有的指着那幾件是誰家的，因為失手，被一塊錢的（地主李鴻家叫住着高，老百姓每家都有一塊錢，挨着是幾十個細磁鉢、罐、掛屏、穿衣鏡，以

斤釐，三大包水烟，他說可以換糧吃，鍋、炕席、磚子、水罐、搪瓷、鐵鍋、飯盆、飯鏟、鏟、鐮架、車盤、板凳、鞍架，……他什麼都沒有，什麼都需要，在這些零用東西上

人，在場開開家宴會，父親和王新月，是看中了那套厚正羊毛板全好的皮襖皮褲，冬天好出門的，生襖，新月的媽媽，却看中了她床紅洋布面的棉襖子，因為十來年了，全家

縫的正好，遂對前邊賣個農放整，分的超過原規定數，後又將評價提高，使個別下中農中農，對此有些不滿。

於朝聯三區寇莊

丁 著 通 字

月很大。有由於地方上爲了很快解
用銀錢，未付根草收了假票，給
少根根，未付根草收了假票，給

關部除
在當地借吃了而未交的。
上述事實說明各地糧食掌握非常不精，過
的，均應退還四七年舊糧票要交付根草（不准
票者或已交丁銀兩要取出根草而又寄存在庫方
有一決定要緊執行。吃各地貧困縣及其代表會
有檢舉的權限。吃地位有不執行此決定
員以上各地方機關除下所撥公草